



源於真蓮 李漢源

世界盃版權 花落誰家？

本屆卡塔爾世界盃決賽周的抽籤已於日前舉行，但仍未見有香港電視台轉播，過往是由已購買世界盃電視版權的電視台轉播抽籤並製作節目，節目中亦會分析抽籤後的各組形勢，如哪一隊最有機會奪冠等等。看來今屆世界盃版權仍未出現買家，或者還在討價還價中吧。

上個月世界盃版權代理商發出消息，指今屆價格不會像上屆俄羅斯世界盃般「天價」（當時香港「樂視」電視台以7,000萬美元購得），代理指價錢跟2014年巴西世界盃大約3,800萬美元一樣就可以。筆者認為3,800萬美元還是太高，香港應該乘機就這個疫情及經濟環境下，把版權費壓下去回落到一個合理水平。

如果真的要3,800萬美元購買版權，無論哪一個電視台，估計也會就這個世界盃虧蝕超過2億港元，試問哪一個電視台會妥協呢？目前香港幾個電視台還在虧本中，數字以億計，若買了世界盃，在28日賽事中，廣告收入會有多少呢？而收費電視又會增加多少客戶呢？如果以商譽及公司形象計，那可以就商業角度衡量一下是否值得賬面上2億元的虧損呢？

毫無疑問世界盃是全球收視最高的體育項目，一定可以吸引很多觀眾，如果香港隊和中國國家隊能進入世界盃決賽周，觀眾一定更加瘋狂：回想2009年在香港舉行東亞運動會，足球決賽香港對日本，全港所有電視台同時直播，結果香港勇奪金牌，當時全城轟動，好不熱鬧。過往香港隊對其他國家或地區，一定吸引大班觀眾球迷們收看，如果世界盃決賽周有香港隊或中國國家隊，那版權價值另當別論。不過要香港隊殺入世界盃決賽周談何容易，雖然下一屆世界盃決賽周由32隊增加到48隊，機會是大了，但距離2025年外圍賽只有3年時間，夠時間準備嗎？就算這屆未成，再下一屆又如何？總要有目標才可以吧。

還記得小時候，每經過公園、小型足球場，甚至一塊空地，也可見一班小孩子在踢球，大家放下書包作足球龍門標誌就踢起來。當時香港「足球人口」多很多，一班年輕人會自組球隊，在報紙體育版上約賽其他球隊切磋球技，有些小型球場如旺角麥花臣場、灣仔修頓場、上環卜公花園仔場，是一班年輕人夢寐以求有機會去比賽的地方，因為那裏有球探在找有潛質球員去訓練。先踢夏令盃、預備組，然後再上甲組，而當時幾大球會包括南華、愉園、東昇等每年辦青訓，亦有很多年輕人報名考試，祈望成為學員有機會踢場；其後足球轉職業，理應能企業化，管理更完善發展，奈何組織及利益衝突，令香港足球圈走下坡，球賽未能吸引觀眾，近十多年雖然政府也全力支持，但還未找出合適方向。這並不是批評，筆者也沒有資格去批評，但作為一個資深球迷及體育傳媒人，總希望香港足球隊能重拾往日輝煌，有一天踏進世界盃決賽周之路罷了。



水過留痕 少爺兵

是人為的問題

演藝人或是公眾人物一旦有「新聞事件」發生在他（她）們身上，各方面的人物如粉絲、好友們都紛紛「撲」出來有話說，更有人樂此不疲發表着他的「個人意見」，抬着「言論自由」及「公眾有知情權」等口號歪理滿嘴的情況，近年來已屢見不鮮。

最大的「瓜」相信是來自娛樂圈了，只稍有「風吹草動」，吃「瓜」的人自會蜂擁而上。例如最近有演藝人被有關執法部門指其涉嫌偷稅稅款，外間人的話語裏將之「公開判刑」似的，牆倒眾人推與一沉百踩、落井下石，世態炎涼等等嘴臉足見一斑，人情冷暖盡在眼前：「人一出事就開始處處受到攻擊，亦客觀地說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做過必留痕跡，希望警醒每一代人，個人品德很重要，不要只着眼金錢利益，兼且不可存有半點僥倖心理，交稅是每位公民的最基本社會責任，做人要守法。」

防疫期間聚餐應是「可免得免」，特別是演藝人等公眾人物，由於對民眾的影響力大，更要修身立品作榜樣，免遭人借題發揮，添油加醋被「祭旗」，而跌落神壇的男神女神們往往為自家守住飯碗背黑鍋的，亦要懂得在言行中謹慎再謹慎，不然因某些「我不是始作俑者」事情反被「錘死」不能翻身，損失慘重的還是自己。

「在任何行業裏樹大有枯枝亦見怪不怪，只視乎個人的利益心態及目的何在！？早前有網紅、歌手以做公益善舉捐款目的為『名』，竟然竄改捐款金額，行為已是自欺欺人，被名利蒙蔽，愚蠢至極，此舉不單止是誠信有問題這麼簡單，實屬『欺詐』，善心不應被利用，法例應將他們告上法庭，以儆效尤！」所以說，正確的道理及導人向善的宗教信仰從來不是問題，是人為的問題，人心險詐才是罪惡的根源。



書聲蘭語 廖書蘭

疫情下，我的香港家書

從2月初至今已兩個多月宅家的日子，沒有社交、沒有公務活動，一個人的生活從白天到黑夜，關起門關起窗（怕垂直感染），從不習慣也漸漸習慣了！

天氣晴朗的時候，我在鼻下與唇上的人中位置塗了點萬金油，戴着兩重口罩出去公園散散步，看到木棉花放肆地跌落一地，有的層層疊疊堆滿在矮牆上（像似有人刻意地整齊排列），木棉花顏色血紅，花形碩大厚重，當它們像築高台一樣，井然有序地排在一起，感覺真有一點詭異。今年的木棉花似乎在杜鵑花花期之前，趕到人間來報到，尤其是在九龍廣華醫院對面那一行沿着九龍華仁書院窩打老道的行人路上，那綿綿無際的木棉花跌落矮牆上和紅磚地上，好像有一點不尋常的味道。

乍暖還寒，望着窗外毛毛粉粉雨，開了一扇窗戶，立即一陣清風夾着一點雨飄上臉頰，我朝上朝下向左向右望一下鄰居的窗戶，真沒有一扇打開，不禁想這時候開窗不是挺好的嗎？於是打開所有的窗，就讓春風肆無忌憚地吹入了我的家。泡一杯雨前龍井，看一本書，打開宣紙練一練字（這是疫情下新的興趣）。

冰箱裏的食物着實買多了，我也有羊群心態；大約三四個星期以前，很多人瘋狂搶購食物和日常生活必需品等

等，但是一個月下來，香港並沒有斷過食品供應，超市裏有源源不絕的貨品供應，傳統的菜市場天天都有新鮮的雞鴨魚肉蔬菜水果，無論本地新界農產品，來自內地或外國進口的食品琳瑯滿目。

疫情下的這兩年多，有些商舖關門了，也有一些商舖如雨後春筍，例如各種名目的小超市，有專門賣進口冷凍食物的，也有專賣各地水果的，這段宅家的日子，我的廚藝進步不少。

沒有了社會活動，但多了雲端會議；沒有面對面的見面，但多了視像交流，例如朋友各在世界的東西南北方，但我們可以透過視像無遠弗屆，一如見面，互道安好！甚至邀請某些專家演講，我們作為聽眾，可以選擇露臉或不露臉。沒有了社交活動，獨處的日子是豐盛的，所有的時間自己安排、所有的事情自己做主，真正做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

突然傳來林鄭月娥女士不競連任的消息！我認為，回歸25年來5屆特首，她這一屆做得最辛苦！所承受的社会壓力也最大！就算

鐵打的意志，也有軟弱的一面，這5年來看她的身形是愈來愈消瘦，祝願她卸下42年的公職後，能夠豐潤起來！

在此感念她對新界原居民的了解與支持（林太在劉皇發主席喪禮上致哀悼詞時，數度哽咽，並是棺木扶靈者之一，亦親自到鄉議局劉皇發主席靈堂前默哀良久，寫下滿滿一頁的追思與懷念。）



林鄭月娥女士尊敬劉皇發主席，尊重原居民傳統權益。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不同滋味罐頭魚

疫情下在家煮食，為省工夫，少不免會買點現成罐頭。肉類罐頭中，喜歡吃魚的，最常見就是茄汁沙甸魚了，有個歷史悠久外國老牌子，大橢圓形鐵罐包裝，沙甸魚擠滿到不留半絲空隙，老一輩人看到房屋狹窄，巴士擠迫時，每每就以「沙甸魚」來形容這種情況，不過近年這牌子大概不想「虐魚」有違人道，開始留點空間，這魚就躺得舒服多了，奇怪之後味道亦不如前。

沙甸魚除了茄汁/辣椒和其他調味香料之外，還有油浸那一款最得我們喜愛，其中有幾個牌子，不落調味，特別清香，魚形完整極具「顏值」，價錢略貴一點也物有所值。據說沙甸魚跟烏頭魚一樣「見光死」，不知是否因為這個緣故，離岸時間略久的，必須有賴茄汁和其他香葉增鮮，由於此魚粗生至產量驚人，非早醃製難免腐爛，只有挑選部分離岸時間較短才浸以橄欖油，所以油浸總比茄汁味美。

除了沙甸魚，大概最得人喜愛的就是豆豉鯪魚了，過去每逢十號風球，困在家的日子，大家想

起這罐頭之寶，就有說不出的親切感，真可說是非常日子的「患難之交」，主婦風雨不出不了門，只要家有此寶，說句今晚獨沽一味，豆豉鯪魚送飯，闔家老少無不振臂歡呼，不知何故，窗外風聲雨聲中下箸時，這魚真的特別容易吃出神仙。

疫情下不便出門時，不少人在談論它，提到炒油麥菜躋身酒家美食榜，可說是中國罐頭之光，其實炒大椰菜也不俗，軟滑爽口，實相恰似黑珍珠配水晶片，絕對不輸於油麥菜呢。鯪魚吃個清光，餘下豆豉以之蒸西班牙豬皮風味亦一流，先行浸軟豬皮拌勻豆豉隔水蒸之便可。

豆豉鯪魚新進牌子多如過江之鯽，其中有些味道也不讓老牌子專美，但是同一牌子間中也可能有臭味，未知是否與不同季節有關，有說春蠶夏鮭秋鯉冬鯪，冬天入罐的鯪魚應該最肥美。



一罐兩味，豆豉豬皮也是絕配。作者供圖



傅昱

當時只道是尋常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片親情，這裏沒有迷失，卻擁有太多的遺憾；這裏沒有千山萬水的重逢，卻擁有近在咫尺的疏離。

季羨林說：「當時只道是尋常。」是一句非常明白易懂的話，卻道出了幾乎人人都有之感觸。所謂「當時」者，指回憶親疏相間的一幕幕及其相守不易。相濡以沫者在對方被難時，心或始終堅守不亂；離心離德者在對方觸礁時，身體或已倉皇逃竄。

愛的堅貞，不是用手為親愛的人擦一擦頭髮，也不是把手在親愛的人頭上多待幾秒那樣簡單，而是當時不容更改的堅忍不拔態度。當時勇於衝鋒的精神，在那種境況下好像並沒有多少人為之驚艷。時過境遷，回望那段歷史，卻已成為心中的經典。少紅對我說起——母親對父親的種種好處，開始頗有些不懂，後來慨嘆「當時只道是尋常，歲月漫漫水難忘」。他從小到大，不喜歡父親，只喜歡母親。父親常在酒後打罵母親，他實在看不過，會對父親訓斥幾句，竟被母親當面給了一巴掌，還被硬逼着給父親認錯。

他委屈地哭了，心想：母親為啥對父親這麼好，簡直有些不可思議。父親在家裏很少幹家務，重活、髒活、累活也大都由母親一人承擔。父親平時不太定性，時好時壞，酒後要酒瘋兒更是家常便飯。他沒見母親有過抱怨，看到的卻是——母親天天給父親洗腳、端飯，下雨天給父親送傘。後來，母親對少紅說：「孩子，你不要怨你爸，你爸下崗前不是這個樣子！」有一個時期，父親經常不回家。他看不下眼，跟母親說了一句非常狠人的話：「他不是外邊有人了！」

母親狠狠地刺了少紅一眼，嚇得他再不敢多嘴。後來，母親得了一場怪病，身體日益消瘦，卻查找不到任何原因。父親在這期間的表現，發生很大變化，他不再是一個粗線條的酒鬼。這變化讓母親感到十分欣慰，她的臉上掛着甜蜜的微笑。

母親與少紅多次聊起過去，每當那時，母親的臉上便多了一層光暈。有時，母親竟是一副池水蕩漾的幸福樣子。可他還弄不懂——母親為啥對父親那麼好？又過了兩

年，母親的病情總不見好轉，醫院還下過兩次病危通知書。一天，少紅正給母親洗腳，母親主動說：「那年，你姥爺生病住院，你爸爸在陪護，我在家做好了飯，送到病房。一進門，你說我看到了什麼？你爸爸正在給你姥爺洗腳呢！我當時目瞪口呆，淌了一臉的淚。從此，我天天給你爸爸洗腳。」

難道這就是母親一直對父親好的原因？少紅並不相信母親與父親的情感會如此簡單。後來，母親連說話都困難了。一天夜裏，母親斷斷續續地說：「在我的寫字枱裏……最下邊的那個抽屜鎖着一封信，那是你爸爸年輕時……寫給我的。等你送走了我，再送走了你爸爸，你要在媽媽和爸爸結婚紀念日那天，給我們燒了它們！那是媽媽這一輩子唯一的心愛之物，我的全部精神寄託在那裏……」

「紅啊，你知道你姥爺家階級成分高，你爸爸是我年輕時唯一給我寫情書的人。你不知道，我當時心裏有多麼幸福……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為啥對你爸那麼好……今天媽媽告訴你，你爸爸在那個年代能娶我，是一生中對我做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兒……要知道，你姥爺被批鬥完冤而死，這在當時要多大的勇氣。這一生……任我對他怎麼好都值得……紅啊，你記住，男人一定要對自己的女人做幾件漂亮事兒，女人會感念你一輩子。」

說完這一番話，在那個黎明前，母親撒下少紅走了。之後，少紅將父親接過來一起生活。現在，他眼中的父親，比以前溫煦了許多。在少紅的心中，最佩服的還是——若干年前父親的勇敢選擇。儘管那個年代，父親只做出了男人追女人的浪漫，卻在少紅母親的世界裏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可多得的真情——關閉了她的任何怨言、關閉了她的任何不滿。

前幾日讀納蘭性德《浣溪沙》，感觸很多。「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沉思往事立殘陽。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這首詞是納蘭性德寫給亡妻盧氏的，他在詞裏回憶和盧氏在一起的日常歡樂。比如「被酒莫驚春睡重」，納蘭酒喝多了，盧氏暖着意給他蓋被子；納蘭興起寫了好詞，盧氏脈脈含情為他謄抄寫。「當時只道是尋常」，當時只是尋常景，如今卻成納蘭心中美好的追憶。納蘭性德比

之少紅母親，同樣沉浸在幸福之中，可他當時不怎麼覺察，後來才對亡妻充滿了愛的追悔和遺憾；少紅母親雖年輕懵懂，卻稍稍覺出那些尋常情書的些許分量，所以在後面的歲月裏加倍對丈夫好，甚至以德報怨，忍辱負重。時光流逝，曾經的過往與美好是距每個兒孫最近、最動感也最熱烈的玫瑰。

他喜歡寫詞追述，她鍾愛情書表腸，都像那紅紅的顏色塗於心田。「當時只道是尋常」，尋常處的甜蜜令人心動，那些舉動如同往心海裏扔下了石子，臉嘩地紅了，又似驚起一隻水鳥如火焰般射對方的心闕。因尋常，還覺得可以再來；因甜蜜，總覺得應該收藏。愛的情緒在歲月的長幕上裊裊升起，即便人可能已不在世間，但心靈的回響讓裊裊之音走了一半又停住，好像在舊場裏輕聲呼喚。

好好想一想當年的日子，說一說當年的事兒，「當時只道是尋常」的懷舊意蘊橫澱在心目中最弱軟之處。一把牛角梳可以撿拾那遺落已久的流年，打童年走過，我總記得母親在小院裏的辛勤忙碌，身影挪移似蓮花開落；母親在梳妝台前用牛角梳梳理我梳妝，一雙纖手如瀑布流過。雲來不起，落日的餘暉不閃。心如纏綿的甜蜜的繭，恰若向晚紅光閃爍的河道不斷鋪展。水上的光帶，一層摺一層，暮色的光暈才會如此精美。我們的當時啊，一幕接一幕，因時間把它們像英雄影像一樣拱起，才歸於心間的永恒。達達的馬蹄不是美麗的錯誤，很多尋常過往因當時的願意守望、懂得珍惜、捨得付出，後面的人生才有滋味、有溫度。

此刻，情已知何處所起，卻總是一往而深。原來歲月就是釀造師，過往的言談舉止、一顰一笑和雲中錦書，那裏有刻骨的相思、深深的懂得和幽幽的情思。碧玉般駐在心間，又如一所溫暖的小房子，貼心、暖人。張學良與趙一荻年過半百舉辦婚禮，有人讓張學良講幾句話，良久，他對趙一荻說：「你是我永遠的姑娘。」「當時只道是尋常」，歲月幾經流轉，依然喚她姑娘，這是真情永不老。這種情緒淚濕眼角，那是歲月的露水深深。「當時只道是尋常」，因情感真純才癡情不悔。「當時只道是尋常」，情感於天地茫茫而言，很難察覺亦很難衡量。但是，在這個世界上，人心這個度量衡在歲月的砝碼前真的能稱出真情不可更替的價值。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想起上海男女

香港疫情稍見緩和，我國另一個國際性城市上海疫情卻突然轉趨嚴重。不過，畢竟兩年多來，人們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習慣了疫情下生活。所以，上海人雖有「吐糟」，卻遠沒有兩年多前的武漢人那麼悲情和絕望。

倒是幾位上海朋友不時跟我分享信息：還發來幾段街道上帶點蕭條和寂寥的「另一個上海」視頻，特意附上一句：你曾經熟悉的上海，以及你總惦念着的上海。哈哈，我說：「知我者亦遠在上海呢。」

但是，上海畢竟是上海，到底是一個有文化底蘊的城市，而上海人骨子裏的優雅、摩登和自信在疫情下依然，有些小區連做核酸檢測的現場也布置得如時裝騷現場般——據說是年輕人的創意，要表現上海的時尚和大氣！

我想起多年前專訪過「上海女人」鄒君梅，當時她剛參與張婉婷執導的電影《宋家皇朝》演出，話題自然圍繞着兩個「上海女人」，一個是她飾演的宋美齡，一個是當時以荷里活女星身份接拍該片她自己。

雖然她當時已在美國生活十多年，在荷里活小有名氣，並嫁給美國導演。但說起生長的上海，尤其

是上海女人，仍然是那麼興奮和自豪。她說：「上海的女性是很值得研究的，她是一種複雜的、很趾高氣揚的、絕頂聰明的、所謂門檻很精的女人。」

她認為，上海女人味道最足，也最現代化，不管在什麼地方，最出色、最上流的階層裏，永遠能找到上海女人。不過，上海女人也很可怕。「在美國有一句話，要找老婆就找台灣女人，因為台灣女人柔情似水；要找吃得好好就找廣東女人，因為她們會煲湯；而你想要發大財或破產，就一定找上海女人……」鄒君梅說話坦率而語速急促，卻不失嫵媚，兼具美國人的爽和上海女人的嬌。

時值我媽媽病危，我請了一位「上海男人」幫我整理錄音，他之後也跟我說：「這就是典型的上海女人。」

那麼，上海男人呢？「很怕太太。」開玩笑，「應該是很寵太太吧？」很早期認識一位廳級幹部，有一次在咖啡館談完工作後閒聊，說到上海女人，他說：「厲害、難纏、麻煩……」等一系列負面詞。說着說着，他突然看一手手錶：「哎喲，到鐘了，我得趕緊回家做飯。」不是有阿媽嗎？「不，太太喜歡吃我做的飯。」



琴台客棧 伍呆呆

所有的存在都是尊貴的

清明假期，許多人在疫情再一次放緩之後復性出遊，導致一些重新開放的旅遊景區人滿為患，我則是繼續「報復性」地宅家，以讀書為樂，花了兩天時間仔細地讀完了韓國作家金完的小說《遺物整理師》。

據說《遺物整理師》是作家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拍成電視劇《Move to Heaven：我是遺物整理師》之後，因為其間超越生死的人與人之間的溫情，愛與被愛感動了無數的觀眾，短短的十集劇情讓觀眾們大多從頭哭到尾。也有一些讀者稱自己被作家悲傷又溫暖、孤獨又治愈的文字打動了。儘管早已經看過與此類似的，根據日本作家青木新門的小說《納棺夫日記》改編的電影《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再看《遺物整理師》的時候我自己亦算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寫作者了，但是仍舊會為《遺物整理師》中的故事所觸動。

金完在小說中的第一句話是「當有人獨自死

去，我的工作就開始了。」

作為一個獨居了近20年的女性寫作者，即便不害怕死亡，但在死亡之前，卻總是繞不開孤獨的，因此我常常在文章裏寫到這個話題，亦常常和朋友們討論這個話題。我從不避諱談到自身的死亡，說起自己將來一個人在家死去的可能性很大，我甚至開玩笑，可以立遺囑預約一個為自己收拾遺體和遺物的機構，一旦死亡，遺囑立即可以生效執行，這樣就不必在活着的時候要時時憂心身後事，也不用害怕會給自己的親屬留下任何麻煩。這些討論的內容後來都成了我的小說的素材，但因為拖延得厲害，小說遲遲沒有完稿。

如今看到金完的書，忍不住鬆了一口氣。真正的寫作者的心靈多數都是相通的，因為他們對生命的認知都是相同的，都能夠在孤獨中去感受生命的意義，所以，儘管金完在《遺物整理師》裏寫到了我們當下面對的社會的複雜性和現代人無奈的生存現狀，寫到人們不能避免的孤獨、貧困、人口的老齡化和人際關係的疏

離，但還是能夠讓人在讀完那些文字以後，在生命消逝的時候坦然地去面對，去思考生命的本質和生存的價值。金完在《遺物整理師》出版後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說，自己見證過許多死亡現場，才發現，「對我們而言，離世後真正留下來的不是房子、金錢、名聲，而是曾經深愛過誰，以及被深愛過的記憶，僅此而已。」

清明節被我過成了睡眠日，這天和狗寶擠在書桌前的沙發上睡了整整一天，在鳥語花香中夢見了已經去世多年的外公和外婆。外婆是在睡夢中離世的，外公因為腦溢血，亦是走得乾淨利落，自己沒有痛苦，也沒有在身後麻煩到家人，每每夢見他們，都是如同生前一般的慈愛、祥和。我很慶幸平凡的他們給我留下的沒有悲傷，只有愛和懷念。死亡並沒有讓他們真正地和親人分離。

再想想，孤獨和死亡又何嘗不是對靈魂的一種拯救呢？就像金完在書中寫到的：「所有的存在都是尊貴的，只有認識到這一點，天堂的門才會向我們打開。」